

人類動物園

莫里斯 / 著
周邦憲 / 譯

人與社會
名著譯叢

3



人類動物園

莫里斯
周邦憲 / 著
譯

人與社會名著譯叢③

人類動物園

原　　書／The Human Zoo

作　　者／Desmond Morris

譯　　者／周　邦　憲

發　行　人／王　榮　文

出版發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10714 汀州路 782 號七樓之 5

郵撥／0189456-1 電話／(02) 392-3707

傳真號碼／341-0760

排　　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優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1990 年 5 月 16 日 初版一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 授權契約係經由博達著作權代理公司（代表人：孟森）安排

售價 140 元（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人類動物園／莫里斯(Desmond Morris)著；周邦憲譯。

--初版-- 臺北市：遠流，1990[民79]

[195]面；21公分--(人與社會名著譯叢；3)

譯自：The Human Zoo

ISBN 957-32-0560-2(平裝)

1.比較心理學 2.行為科學—心理方面

出版緣起

王榮文

我們選擇「人與社會」做為叢書的名稱，其實已經自我供認了編輯工作的概念與目標。

大體上，我們希望忘掉科門的界限，以「人」為中心，向兩端探望，一端看「個體的人」，一端看「羣體的人」。

在個別的人這邊，不管是把人做為一種生物，還是做為一種精神現象，我們都企圖將它們納入理解人的光譜之中。在羣體的人這邊，不管是人羣的生產行為、政治行為、或其他社會行為，都在我們意欲探知之列。在這樣的編輯概念下，一本在學科分類上分屬於社會生物學、行為科學、哲學人類學、精神分析學乃至於傳統的政治、社會、經濟諸學科的著作，都有可能收入此一叢書。——如果這樣的工作概念能夠免於泛無依歸，當然必須我們緊守「人的研究」的前提，考量呈現其多面性，卻同時要求其「突破性」的成就。

這部《人與社會名著譯叢》和我們前此出版的《比較文化叢書》一樣，一部分譯著成績來自中國大陸（主要是貴州人民出版社），另一部分則來自我們編輯工作同仁的選擇；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整合，能較快將此一主題的世界成績表現出來。對個別翻譯作品的來源，我們會在版權頁上詳細標示出來。

序　言

隨著現代生活的各種壓力變得日趨沉重，受到困擾的城市居民便常常把他所處的這個擁擠的世界比喻成混凝土建築物的叢林。這倒不失為一種描寫人滿為患的都市社區生活形態的富有色彩的方式，但同時這種描述也十分不準確。這一點每個研究過真正叢林的人都可以證實。

在正常情況下，生活在自然的棲息之地的野生動物是不會發生諸如自殺、手淫、傷害後代、胃潰瘍、戀物慾、肥胖症、同性戀或者傷害同類等等現象；不消說，在人類的都市居民中，這一切都在發生著。那麼，這是不是就顯示了人類這種物種和其他動物的根本區別呢？乍一看，似乎是這樣，其實卻不然。其他動物在某些情況下，即當牠們處於一種受監禁的非自然狀態時，也會出現以上的現象。關在動物園籠子裏的動物，就表現出我們所熟悉的人類的一切異常情況。那麼，顯然都市並非一座混凝土建築物的叢林，倒是一所人類動物園了。

我們並非要把都市居民比作野生動物，而是把他比作受監禁的動物。現代人類動物再也不是生活在適合他這種物種的自然環境中了。他並非受制於動物園的管理者，而是受制於自己的聰明才智所編織的羅網。他置身於龐大的、喧囂的動物園，在這動物園裏，他隨時都有被壓得粉碎的危險。

儘管有這些壓力，好處還是相當可觀。這個動物園世界就像是一

位萬能的家長，保護著這個世界裏的成員：這兒供應著食物、飲水、住宅、衛生設施及醫療保健；基本的生存問題被解決殆盡。於是動物園裏的成員便有了閒暇。在真正的動物園裏，不同的動物有不同的排遣閒暇的方式。有的靜靜地休息，在太陽下打盹；其他的則感到越來越不能容忍這種長期的閒散。如果你是人類動物園裏的一位成員，你肯定屬於後一種類型。由於你具有生就要探索、要創造的大腦，你便不能長期地安於閒散狀態，你必然會急於去參加越來越複雜的各種活動。你會去調查、組織和創造，最後你會被迫置身於一個更奴役人的動物園世界。每逢遇到一種新的複雜情況，你會發現自己離自然的部落狀態又遠了一步，在那種狀態中你的祖先曾生活了一百萬年。

現代人的歷史就是他和他的艱難前進所造成的後果作鬥爭的歷史。這是一幅既混亂也使人感到混亂的圖畫，這一方面是由於它本身的複雜性，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在其中扮演的是一個雙重角色：既是旁觀者又是參加者。倘若我們以動物學家的立場來看待這幅圖畫，它也許會變得清晰些。這正是我企圖要在本書所做的事。在大多數情況下，我所選擇的都是西方讀者熟悉的例子，但這並不意味著我企圖讓我的結論只適於西方的文化。恰恰相反，本書處處都表明我所闡述的基本原則適用於世界上所有的城市居民。

如果認為我是在對讀者說：「回到自然狀態中去吧，你們正在向災難走去。」那麼讓我明確地聲明，我絕無此意。在我們不屈不撓的社會進步中，我們已經出色地宣洩了我們強烈的創造和探索的慾望。這些慾望是我們的一部分生物遺傳本能，它們絕然說不上矯揉造作和不自然。它們使我們有極大的弱點，同時也使我們有極大的力量。我在本書要力圖表明的是：倘若我們放縱這些慾望，我們便要付出越來越高

的代價；我們所設計的償付這代價的聰明方式是什麼，無論這代價是何其高昂。總之，賭注正越下越大，這場角逐越來越冒險，傷亡也越來越驚人，進行的速度也更使人氣喘吁吁。儘管如此，它仍然是世界上迄今最令人興奮的角逐。建議吹一聲口哨便將它結束了自然是愚蠢的，但是我們卻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進行這場角逐。而且，如果我們能更進一步地了解角逐者的本性，我們就可能使這場角逐更有益，同時也可使它不致於更危險，不致於最終對我們這一物種更具有災難性。

目 錄

序 言	i
第一章 部落和超級部落	1
第二章 地位和超級地位	29
第三章 性行爲與超級性行爲	63
第四章 己羣和他羣	83
第五章 銘記與錯記	111
第六章 追求刺激的鬥爭	129
第七章 童心不滅的成年人	165

第 1 章

部落和超級部落

請設想一塊 20 英里見方的土地，想像它是塊蠻荒之地，其間居住著大大小小的動物。再想像有為數六十的一羣人在其中安營駐紮，竭力假設你自己作為這個小小部落中的一員置身其中。你周圍的土地，你的土地，伸展到你的視野之外。沒有你部落以外的任何人利用這廣袤的空間。這便是只屬於你們的住家之地，只屬於你們部落的狩獵之地。你部落中的男人常常出獵，婦女們採集果實，孩子們則喧嘩著在營地四周玩耍，摹仿他們父親打獵的技術。如果這個部落興旺發達，逐漸擴大，其中一部分人便會分支出來，去占領新的領地。漸漸地這個物種便會分布得越來越廣。

請再設想一塊 20 英里見方的土地，想像它是塊文明化了的土地，其間有機器和建築物。現在想像有為數六百萬的一羣人在其中安營駐紮。假設你也置身其中，極目望去，四周都是這個龐雜巨大的城市，一直延伸到你的視野之外。

現在來比較一下這兩幅圖畫。第二幅圖畫中的人數和第一幅中的人數是十萬比一，而二者所占空間則是一樣的。以進化論的觀點看，從前者到後者的巨大演變幾乎是一瞬間的事。從第一幅圖畫到第二幅只不過用了幾千年的時間。第二幅圖畫中人類動物似乎已十分出色地

適應了他的異乎尋常的新環境，但是他還來不及發生生物意義上的變化，沒有在遺傳上演變成一種新的、文明的物種。他的文明化的過程完全是靠學習和適應環境來完成的，從生物意義上來說，他仍然是第一幅圖畫中的那種樸素的部落動物。他像第一幅圖畫中的人類動物那樣生活了艱難的一百萬年而不是幾個世紀，在那一百萬年中他的確發生了生物意義上的變化；他驚人地進化了。生存的壓力是巨大的，這種壓力塑造了他。

過去的幾千年是人類走向都市化的歷史，換言之，即文明人類漸趨集中的歷史。在這幾千年裏發生了如此多的變化，以至於我們甚至難以相信這幾千年的歷史不過是整個人類歷史中的極小一部分。由於我們太熟悉這段歷史了，我們便忘記了我們是逐漸演化到這個歷史階段的，反而自以為在生物意義上已發育齊全，足以對付所有的新的社會問題了。但如果我們冷靜客觀地對待這個問題，我們便會不得不承認，事情並非如此。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錯覺，完全是因為我們自身難以置信的可塑性和隨機應變的適應性。當初那個樸素的部落狩獵者正力圖洋洋自得地穿上新的服飾，但這些新的服飾太複雜、太礙手礙腳了，以致他不斷地絆跤。不過，在我們考察他何以會如此頻繁地絆跤和失去平衡之前，我們還是先來看看他是如何設法將這驚人的文明服飾縫紉而成的吧。

首先，讓我們回到寒冷的冰河時期，比方說是兩萬年以前吧。我們狩獵的祖先已成功地在東半球的大部分地區繁衍起來，不久便要從東亞跋涉到西半球。獲得如此驚人的進展意味著他們藉以謀生的狩獵手段已遠勝於和他們競爭的其他食肉動物。但是，只要我們想到冰河時期祖先大腦的容積和發達程度已和今天的人類無多大區別時，這種

進展就不足為奇了。在骨骼上，當時的人類已和我們基本相同，所以說，從身體上說，當時的人類已經是現代人了。事實上，如果我們可以借助於時間機器，將一個冰河時期狩獵者的新生嬰兒放在我們家中，而且將他像自己的孩子一樣養大，很難說會有人能將他分辨出來。

在歐洲，那時的氣候是嚴酷的，但我們祖先成功地與之進行了鬥爭。利用他們當時那些最簡陋的技術，他們已能夠殺死巨大的獵物。幸運的是他們還留下迹象，使我們得以了解他們的狩獵技術。這不光是指我們偶然在他們居住的山洞裏所發現的動物遺骸，同時也是指他們繪製的那些驚人的壁畫。那些長毛駒駒猛獁象、毛茸茸的犀牛、驥犛和馴鹿無一不表明了當時氣候的特徵。今天，倘若有人從黑暗的山洞鑽出，步入酷熱的田野，他們會很難想像，這炎熱的地方當初便居住著那些長毛的動物，同時今昔溫度的區別便會生動地湧上腦際。

當最後一期冰河世紀行將結束時，冰便開始以每年 50 碼的速度向北移動，寒國動物們也隨之北撤。茂密的森林在凍土帶生長起來。漫長的冰河時期結束於大約一萬年以前，它的結束預示了人類歷史的一個新紀元。

新紀元的開端發生在亞、非、歐三洲交界處。在那裏，在地中海的東端，人類謀生的方式發生了一點小小的變化，這種變化改變了人類那以後的整個進程。這種新方式本身是微不足道的、簡單的，但其影響卻是巨大的。我們今天已把它當作是當然的事了：我們現在稱它為農業。

那以前所有的部落只有兩種謀生的方式：男人們打獵，女人們採集果實。他們的食物便是平分而來的獵物。實際上，當時所有能行動的部落成年成員都要尋找食物。但那時還談不上貯存食物，只是當需

要食物時，他們才出外去採集。這似乎有些冒險，事實卻遠非如此，因為那時候人類的人口和現在龐大的人口數比較起來簡直微不足道。雖然這些早期的狩獵者、採集者謀生有道，而且分布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區，但他們的部落單位仍然是很小，很簡單。在他們幾十萬年的進化過程中，人類在肉體上和精神上，在組織上和行為上都越來越適應這種狩獵的生活方式。現在，他們所邁出的這新的一步，即農業和食物生產的一步，使他們跨進了一個他們未曾料想過的新階段。這一步使他們如此迅速地步入了一種他們所不熟悉的社會生活方式，以至他們還來不及發展出新的、由遺傳所規定的性質來與之適應。從這時起，他們的適應性、行為的可塑性以及他們學習和適應新的、更複雜的生活方式的能力便要去接受最大程度的檢驗了。都市化以及都市生活的錯綜複雜現在離他們僅有一步之遙。

所幸的是長期的狩獵訓練既培養了智慧，又形成了互助的制度。當然，這時的狩獵者在本能上還是和他的猿猴祖先一樣，是好競爭的、逞強的，但是他們的競爭精神由於他們日漸強烈的對合作的基本慾望而有所減緩。只有互相合作，他們才有希望戰勝那個早已形成的、以殺戮為職業的利爪野獸世界，比如戰勝獅虎這類的野獸。這時的人類在發展他們的智慧和探索天性的同時也發展了他們的合作精神。事實證明，這些品質結合在一起是十分有用、戰無不勝的。他們學得快，記得牢，善於將以往分散的經驗綜合起來用以解決新問題。如果說這種品質在那艱難的狩獵階段，對於早年的人類十分有用的話，那麼現在它們便更是必不可少。因為現在他們更接近他們現代的歸宿地，也就是說，他們即將要步入一種新的、複雜得多的社會生活形式中去了。

地中海東端周圍的土地適宜兩種植物的生長：野生小麥和野生大麥。在這個地區還可發現野山羊、野綿羊、野牛和野豬。這個地區的人類——狩獵者、採集者此時已馴養了狗，但牠主要是馴養來打獵和看家，而不是作為肉食動物。當他們開始種植小麥和大麥時，真正的農業便開始了。不久便有了畜牧業，起初是飼養山羊和綿羊，不久又飼養了牛和豬。很可能，這些動物開始只是被這兒種植的莊稼吸引來的，牠們流連忘返，聽任人們飼養並隨後將牠們作為肉食吃掉。

後來，地球上的另外兩個地區（南亞和中美洲）也興起了獨立的古代文明。這是很自然的事，因為這兩個地區的人類也發現了適宜種植的野生植物：在亞洲是稻子，在美洲是玉米。

石器時代後期的農業是十分成功的，從那時起，當時便有的農作物和牲畜一直是人類從事大型農業生產的主要食物。迄今為止，我們在農業上取得的進步與其說是生物意義上的，還不如說是機械上的。但是，只是原始農業留下的遺產才對人類這種物種產生了驚人的影響。

回顧一下歷史，這一點不難解釋。農業產生以前，每個要吃飯的人都必須要參加尋找食物的工作。實際上，整個部落都得參加。但是，當曾經計劃部署過狩獵行動的不斷思索的人類大腦轉而注意到組織種植莊稼、灌溉土地以及馴養牲畜這類事情後，人們便取得了兩種成就。他們的成就不僅在於首次發現了長期的食物供應，更在於他們由此創造了長期可靠的剩餘食物。剩餘食物的創造是打開文明大門的鑰匙。這時候，人類部落終於能養活更多的人而無須全體出動去尋找食物了。部落不僅增加了人口，而且還能讓它的一些成員從事其他工作：不是那種和尋找食物的首要需要有關的臨時性工作，而是那些本身便可獨立興旺發達起來的全日性職業。一個專業化的時代來臨了。

在這小規模繁榮的基礎上產生了第一批城市。

前文我所說的不難解釋，意思是我們今天回顧歷史時，不難找出當時引導人類向下一歷史階段進步的重要因素。這當然並不意味著當時的人類邁出這一步並不困難。不錯，人類狩獵者、採集者是一種高級動物，具有豐富的潛在的智力及能力，我們人類能夠發展到今天這一事實本身就是個很好的證明。但是，當時作為狩獵者的人類雖已進化，卻尚未進化成安居樂業的農耕者。不錯，他的大腦具有預見的能力，可以計劃狩獵行動，懂得他所處環境的季節變化。但是，要成為成功的農耕者，他必須要將他的預見能力發展到空前的進步，必須要將當時狩獵的技術轉化為農耕的方法。這個步驟一旦完成，他還得進一步地發展他的智力，以應付隨著農業繁榮、村落向城市演化而產生的新的、複雜的社會情況。

當我們談到「都市革命」時，認識到以上這點是十分重要的。使用這個術語易於給人造成這樣的印象，好像一夜之間便出現了嶄新的社會生活，大小城市一下子便遍地皆是了。事實可不是這麼回事。舊的生活方式緩慢而艱難地消亡著，實際上，現在世界上很多地區還存在著這些舊的生活方式。當代的許多文化，事實上還停留在新石器農業的水平。在一些地區，比如喀拉哈里沙漠、澳大利亞北部和北極，我們還能見到舊石器性質的狩獵者、採集者社區。

最初的城市化進程，也就是說最初的那些城鎮、都市，並非是在史前社會突然大量出現的，而是零星地、分散地出現的。它們首先出現在西南亞的一些地區，這倒是個不同於普遍規律的明顯例外。用現在的標準看，最初的城市規模是很小的，而且城市這種形式的傳播也十分緩慢。它們都是從一個高度集中的組織發展而來，而且和周圍的

農耕地緊緊相連，關係密切。

最初，這些城市之間幾乎沒有貿易和相互往來。這些是下一階段的事，而要發展到那個更高級的階段尚需時間。阻止向那個階段發展的心理障礙顯然是因為各個城市害怕內部喪失了地方的同一性(*local identity*)。這種情況與其說是「部落害怕失去頭領」，還不如說部落的頭領不願意失去他的部落。人類這種物種當時已發展成為部落動物，而部落的基本特徵是：它的活動只局限於一地，只局限於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往來。放棄這種典型的古代人類的基本社會方式是和他的天性相悖的，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正是他在當時已發展成熟了的天性加速了向下一階段的發展。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城市裏的一些優秀分子便從生產勞動中解放出來了，他們開始將精力和智慧放到一些更新的問題上。於是，終於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個城市網路，即由鄰近的城、鎮按一定等級組成的相互聯繫的組織。

我們所知的最古老的城市，八千多年前出現在耶利哥(Jericho)❶，但第一個完善的城市文明卻出現在更往東的地方，即越過敘利亞沙漠的蘇美(sumer)地區。大約五千至六千年以前，在那兒出現了第一個帝國。隨著書寫的發明，所謂「史前」一詞的「前」也隨之消失❷。城市之間有了進一步的協調，先前的頭領成了官員，職業建立起來了；冶金業和運輸業有了發展；牲畜開始被馴養來作畜力(而不再是作肉食)；巨大的建築物出現了。

照現在的標準，蘇美地區的城市規模是很小的，其人口從七千到二萬不等。但是至此為止先前樸素的部落人已大進了一步，他已發展為城市居民，一種超級部落人了。他和先前的部落人關鍵區別在於：在這個超級部落裏他再也不認識所有的其他成員了。正是這種變化，

這種從人情(personal)社會到非人情(impersonal)社會的變化，使得人類動物在那以後的幾千年裏要遭受到最大的痛苦。作為一種物種，我們並未在生物意義上發展成熟，以便使我們能夠去對付大量表面上是同一部落的陌生人。這是樁我們必須學習但又並非易於學習的事。在本書以後的章節裏，我們將看到，我們至今仍然在以各種隱蔽的方式為掌握這樁本領而鬥爭，而且其中的一些方式也並非那樣隱蔽。

由於人類社會生活是人為地發展到超級部落的水平，所以就需要用更縝密的控制方式來將日益擴大的各種社羣聯為一體。在超級部落裏，人們必須要以遵守紀律為代價來獲得巨大的物質財富。地中海附近地區、埃及、希臘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古代文明、技術和文化的繁榮總是伴隨著越來越嚴格的管理和法律。

不過，其發展的過程是緩慢的。那些令我們驚訝不已的古代文明的遺迹常常使我們誤認為當時那些地方一定人口衆多，事實上情況並非如此。在每個超級部落裏，人口的增長是緩慢的。遲至公元前六百年，當時最大的城市巴比倫也不過擁有人口八萬。古代雅典只有二萬居民，而且其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才是其核心部分。整個城邦的人口，包括外來商人、奴隸、鄉村和城市的居民，估計大約是七萬至十萬。嚴格說來，還略少於牛津或劍橋這樣的現代大學城的人口。那時的城市當然不能和現代大都市相比：現在世界上人口超過百萬的城市有一百多個，其中最大的城市人口超過一千萬。就是現在的雅典，其人口也不少於一百八十五萬。

如果古代的城邦繼續輝煌地發展下去，它們就再也不能只依靠當地的產品了。它們可通過兩種方式之一來增加自己的供應：一是貿易，二是掠奪。羅馬帝國兩種方式都採用了，尤其使用了後者。它使用後